

山西新窑煤矿“12·5”爆炸事故追踪

洪洞上午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善后进展

工作组逐户落实遇难者经济补偿

本报洪洞上午电（特派记者曹刚）今天上午8时30分,洪洞新窑煤矿“12·5”爆炸事故新闻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矿难善后工作进展。

县委县政府已成立善后工作组,善后工作组将逐门逐户落实遇难者的经济补偿问题,尽快与家属达成共识,签订补偿协议,及时支付补偿资金。目前,新窑煤矿法人代表王宏亮、矿长高建民已经被洪洞县警方控制,煤矿证照和银行账户已被封存和冻结。

具体补偿数额目前还没有公布,记者昨天在封锁严密的煤窑现场了解到,一种可能的标准是每个遇难矿工补偿21.5万元。

善后工作组共设立7个工作点,采取县领导负责包点、单位领导负责包户、参与干部负责包人的办法,抽调229名干部开展善后工作。目前,7个工作点已全面到岗,有的已经与家属见面、商谈、沟通。

此外,解决遇难者工资、遇难者家属往返路费、组织家属返乡等具体善后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 警方现场控制一名矿上负责人(左)
◀ 事故发生后,部分矿工悄然离开新窑煤矿
前 卫 摄 (详细) 07120810501

很多矿工不懂自救窒息而死

腰挂吸氧器 不知如何用

昨天深夜,山西洪洞新窑煤矿“12·5”矿难事故井下搜救工作已基本结束,共发现104名矿工遇难。公安机关已在第一时间控制了有关事故责任人33人,5人被刑事拘留,2人被提请检察院逮捕,公安部发布B级通缉令,缉捕矿主和煤矿的实际控制人。

昨日,记者采访多位矿工反映,此次事故的发生前后以及该矿开采过程中,存在诸多安全问题,“迟早会出事。”

矿区领导电话打不通

李忠海自救逃生冲出井口后,立刻告诉井口的值班岗亭:“9号采煤区可能发生瓦斯爆炸。”此时,他特别留意了井口的时钟:晚上11时34分。值班门卫随即给矿长打电话,但没接通;又给2号煤区“老板”袁庆武(音)和9号煤区“老板”杨虎打电话,但均未取得联系。门卫让李忠海去联系矿区大队长赵大伟,李因为没有手机号,只能去找小队队长李忠和,“当时李忠和在睡觉。”

李忠海称,李忠和与赵大伟取得联系已是当晚12时30分左右,此时新窑煤矿的主井口已经黑烟弥漫了,众多矿工都不敢上前。

矿工没受过安全培训

矿工们称,李忠和来后,一个姓孔的“矿领导”也到了现场,指示赵大伟“立即下井救人”。

“第一批5个人下井,中间隔了10分钟左右。第二批又进去15个,10分钟后同样没有音讯。”矿工杨天明称,正当第三批30个人准备下井时,第一批下井救人的矿工毛朝亮爬了出来,“话都说不出来,支吾半天,说下面死了很多人。”毛朝亮告诉大家,“很多都是缺氧或中毒而死,大都七窍流血。”

“我们来矿上没受过任何培训,不知道在井下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遇到突发事件如何处理。”毛朝亮讲,“很多矿工,腰上挂着吸氧自救器,都不会使用,导致窒息而死。”

矿里迟迟都不愿报警

多名矿工称,事发当日,直到毛朝亮爬出井口,矿工们要求姓孔的领导立刻报警请求支援,但其依然称“再等等”。

凌晨4时,井口依旧黑烟弥漫,井下生死未卜。矿工们愤怒的情绪终于爆发,要求孔立即报警。最后,赵大伟报了警。5时许,洪洞警方进入矿场,“守住矿区各个入口,维持秩序”,随后临汾救护队进驻矿区展开营救。

不报警想“掩盖责任”

矿工杨英才认为矿方迟迟不报警,是想“掩盖责任”。发生事故的9号采煤区,是“非法暗窑”,属“非法越层开采”。整个新窑煤矿在安监

部门注册时,并不包括9号采煤区,矿方为了多产煤,私自为主井产煤层以下10到15米处开采煤炭,把这个下层煤道的出入口设在2号主井屯煤区后面,便于伪装。

“这个暗井的出入口,只有80厘米直径,平时有上级检查的时候,就用木板将洞口堵住,等检查组走了以后照样偷偷生产,这些煤就不用计税了。”在9号采煤区长期挖煤的苏奉恩说。

多种隐患引爆9号煤层

是什么直接导致瓦斯爆炸?

新窑煤矿一直在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燃油三轮车运煤,形成了有明火的条件。国家批准新窑煤矿开采2号、3号煤层,但矿方严重违法越层开采9号煤层。救护队井下侦察发现,瓦斯爆炸点在9号煤层,内部有煤尘参与爆炸的过火结焦现象。调查显示,9号煤层通风混乱,以掘代采,没有安装瓦斯监控系统,矿内管理混乱,超定员生产。

矿工为何铤而走险

煤矿工作的高度危险性,矿工们都心知肚明,为什么还甘冒生命危险,每天在井下工作十多个小时?

记者在新窑煤矿家属区调查到,这里的矿工每天工作8个小时,三班倒,每天的工钱100元至200元。这样算来,普通矿工的人均月收入可达3000至6000元。相比之下,大多数人在家务农的年收入,还不如挖一个月煤。两项收入的巨大反差,刺激矿工铤而走险。

特派记者 曹刚 (本报洪洞上午电)

【媒体评论】

矿难盖不住“地方保护”

就在新窑煤矿发生爆炸的前一天,洪洞县还召开了全县安全生产工作会,要求全县在年底加强煤矿安全生产监管。然而,当相关部门的“抓安全”变成了“抓文件”时,开再多的会,又能有多少“安全”可言?更可气的是,即使是在众多部门紧急抢救、众多媒体要给人们一个知情权的时候,当地相关部门还在设置关卡,“劝阻”采访活动。也许,正是有一些部门在为煤矿非法开采活动掩盖、撑腰,才有了如此大的矿难的发生!这样的“地方保护”,才是矿难频发的最要命、最隐蔽、最难治理的原因。

就上月21日,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率领督查组到2005年导致171名矿工死亡的“11·27”事故发生地黑龙江省东风煤矿走访。然而,让李毅中没有想到的是,包括矿长在内的11名事故责任人还没有得到处理,李毅中质问:“事故发生快两年了,为什么还没有处理结果”。然而,当地有关方面反馈的信息最后却是:大家都觉得很奇怪,谁都不清楚怎么回事。

多么可怕的“事故冷漠症”,多么可怕的地方保护主义!这样严重的问题不解决,安全事故就不可能真正避免。 据燕赵都市报

记住新窑矿难的惊人细节

本次洪洞矿难有个令人不可思议的细节:据《新民晚报》报道,矿难发生后,矿里自行组织人员下井搜救。大家都没学过怎么救人,结果,下去50个救人的,一个都没再上来!这个细节,暴露的是工人对安全生产和抢救知识完全盲目和无知的状态!暴露的是矿井平时对工人安全培训的完全缺失状态。

诚然,严刑峻法并非社会治理的根本法宝,但惩罚的及时、到位是事前防范到位的前提条件。否则,当侥幸心理的魔鬼过关斩将,安全防范的堤坝就随时有可能毁于一旦。

据东方早报

12月5日晚11时10分左右

井上 巨响后漫天黑烟

和老婆一起住在新窑煤矿家属宿舍的唐宜平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还心有余悸,“大概是11时过一点,我在屋子里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心里马上想‘糟了’,出门一看,漫天黑烟。”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自己有24个兄弟当时在矿下工作——马上回屋拨打直通井下的电话。还好,井下的带班人廖康振接了电话。“我马上通知他组织所有兄弟集中到第一回风巷道。”唐宜平哪里想到以后的5个小时全凭这条电话线救了矿工的命。

井下 24顶帽子瞬间掀飞

此刻,在井下带班的廖康振和重庆的董继佩难忘这一幕,“所有人的帽子在一瞬间都被强大的气流掀飞了。”还好,这24人所处的施工段距离爆炸地点较远,带毒的烟气没有直接过来,给大家留下宝贵的逃生时间。廖康振立刻集合了所有人,并让大家不要慌张。5分钟内,24人按照唐宜平的电话指示来到距离地面1100米的第一回风巷道。

一条电话线救了24条性命

在山西洪洞矿难事故中,有一支全由24名川渝矿工组成的井下矿工队上演了“胜利大逃亡”。昨日,记者找到了指挥该矿工队脱险的工头唐宜平,他和脱险矿工回忆了当时的一幕。

12月6日凌晨0时20分左右

井上 遥控指挥老乡转移

1个多小时后,第一回风巷道逐渐被毒烟逼近,24名被困矿工开始头痛、呕吐,廖康振将这一情况用电话反映给唐宜平,熟悉矿井结构的唐立刻要大家迅速转移到第二回风巷道。之所以选择这个地点,因为他知道,在此处一墙之隔,就是山对面柳沟煤矿的一个坑道。对地形的熟悉又一次救了大伙的命。

井下 轮流呼吸新鲜空气

不久毒烟再次逼近,两位矿工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中毒反应,廖康振马上让矿工砸开一个矿眼,让柳沟煤矿的新鲜空气进来。于是,24人挤在这个不足8平方米的巷道,大家轮流呼吸新鲜空气,每5分钟由廖派人到20米外的电话处和上面的唐宜平沟通情况。

12月6日清晨近5时

井上 组织21人救援队

由于矿方迟迟不上报事故,在上面等不到救兵的唐宜平不得不自己想办法。他带领的这个矿工队共有70多人,经过分析,他决定让21名矿工组成临时救援队,在最下面的进风巷(就在唐住所门外)挖掘,终于砸穿了一个巷眼,将被困的24人悉数救出。

井下 矿工害怕得都哭了

苦苦等候5个小时的滋味无法想象,来自重庆的被困矿工董继佩说,很多身边的兄弟都哭出了声,“怕得不行,从来没遇到这样的场面。”而当他们被救上地面时,很多人又哭了第二次。“如果两次转移有一次没有及时完成;如果没有电话,后果不堪设想。” 特派记者 曹刚